

第四辑

刘岩石 主编

The fourth series

# 明清海防

Study of the Ming and  
Qing Hai Phong

# 研究

广东  
广东



THE OPIUM WAR MUSEUM



Z224.8-53  
2021  
4

阅 览

# 明清海防

Study of the Ming and  
Qing Hai Phong

第四辑 The forth series

# 研究



刘岩石 主编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广州 ·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明清海防研究 (第四辑) / 刘岩石主编. —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0. 6

ISBN 978-7-218-06930-2

I. ①明… II. ①刘… III. ①海防—军事史—中国—明清时代—文集 IV. ①E294.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11521 号

## 明清海防研究 (第四辑)

刘岩石主编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 金炳亮

责任编辑: 柏峰 陈其伟

装帧设计: 韩家英设计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邮政编码: 510102)

电话: (020) 83798714 (总编室)

传真: (020) 83780199

网址: <http://www.gdpph.com>

印刷: 东莞市本色印刷有限公司

书号: ISBN 978-7-218-06930-2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15.5 插页: 2 字数: 295 千字

版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 目 录

## 明清海防

- 魏源在浙江军营时间考 ..... 王宏斌 ( 3 )
- 大连地区历代海防的建制与遗存综述 ..... 肖 东 程 霏 ( 17 )
- 火器发展与阵法演变 ..... 宋海龙 ( 26 )
- 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广东水师虎门军演述略 ..... 黄利平 ( 39 )
- 近代中国海防小说综论 ..... 陈 颖 ( 46 )
- 明朝中叶海防建设的局限 ..... 高新生 ( 55 )
- 清代闽安水师与闽台社会
- 以石刻资料为中心 ..... 翁伟志 ( 59 )
- 五口通商时期外国在华洋行的军火贸易 ..... 林日杖 ( 69 )
- 明代辽东海防试析 ..... 刘俊勇 刘倩倩 ( 77 )
- 明清西洋火炮的火药及炮弹的制造工艺研究
- 以《西法神机》和《火攻挈要》为例 ..... 尹晓冬 ( 92 )
- 洋务运动时期海防思想研究综述 ..... 孙成华 ( 102 )
- 鸦片战争时期清朝海防炮台的技术研究 ..... 张建雄 ( 112 )
- 嘉庆铁炮与蔡牵之乱 ..... 胡晓伟 ( 120 )
- 明中后期的海防实践与海权意识 ..... 王艳娟 ( 129 )
- 《明史》中琉球朝贡问题述论 ..... 范江涛 ( 136 )

鸦片战争前后中西火铳（火枪）技术发展演变研究

..... 刘鸿亮 崔萍萍（145）

史学研究

- 乙未台湾抗日风暴 ..... 郑剑顺（183）  
关于 1840 年前鸦片走私组织与网络的考察 ..... 连 东 董向前（201）  
抗战前江苏省禁烟运动概述 ..... 刘 霆（212）  
虎门销烟销毁鸦片数量新考 ..... 唐立鹏（220）  
鸦片与晚清广东乡村社会 ..... 张巨保（226）  
略论林则徐的佛教信仰与仕途生涯 ..... 周金凤（237）

# 明 清 海 防



## 魏源在浙江军营时间考

王宏斌

由于魏源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编撰了《海国图志》，更由于林则徐是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核心人物，人们在研究林则徐和魏源的活动时，在探讨他们两人的关系时，非常关注 1841 年 8 月两人在京口（现在镇江市）的会晤，非常关注魏源在浙江军营的生活。试图寻求林则徐为何委托魏源编撰《海国图志》，魏源为何欣然从命的回答。但是由于魏源到达和离开浙江军营的时间，各种记载比较模糊，导致许多误解。关于魏源前往浙江军营的时间，既有 1840 年秋天说，又有 1841 年春天说和秋天说，还有 1842 年说。关于魏源前往浙江前线的原因，既有被“友人”邀请说，又有受林则徐推荐说，还有裕谦聘请说。关于魏源受林则徐之推荐，既有林、魏京口会晤之前说，又有京口会晤之后说。关于魏源离开定海的原因，既有其不满朝廷忽战忽和策略不定说，又有自身海防建议未被采纳说。上述各种相互矛盾的说法，相互交织在一起，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为了求得一个比较满意的答案，爰作魏源在浙江军营时间考。

魏源之子魏耆在《邵阳魏府君事略》中说：“道光二十二年，英夷犯海疆，江浙震动。钦差大臣长白裕公谦督浙江防剿，延致幕府。数月辞归。”<sup>①</sup>这是 1842 年魏源接受裕谦邀请前往定海说<sup>②</sup>。

上述这一记载属于事后追记，存在明显错误。首先，关于英军侵犯浙江的时间不够确切。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英军对于浙江沿海的军事行动有两次：第一次自 1840 年 7 月 5 日攻占定海，阻断了通往长江三角洲的海上通道，到 1841 年 2 月 24 日退出，持续时间为 8 个月左右；1841 年 10 月英军第二次侵犯浙江沿海，相继占领定海、镇海、宁波等城镇，一直到战争结束退出为止。英军侵犯浙江的时间，无论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都不能以“道光二十二年”为准。

其次，查阅相关历史档案，我们知道，无论是裕谦受命为钦差大臣的时间，还是主持浙江防务的最后时间，都是在 1841 年。军机处转发道光皇帝谕令裕谦为钦差



大臣的日期是1841年2月10日（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十九日），裕谦在上海摆设香案，接受圣旨的日期是1841年2月15日（道光二十一年正月二十四日），伊里布在镇海向裕谦正式移交钦差大臣关防的日期是1841年2月27日（道光二十一年二月初七日）。由于定海、镇海当年秋天相继被英军攻陷，裕谦投水自杀，死亡的时间是1841年10月11日（八月二十七日）<sup>③</sup>。因此，裕谦办理浙江军务的时间不是“道光二十二年”。至于，裕谦在浙江督办军务时，是否将魏源“延致幕府”，也存在一些疑点。这在文章的后一部分中我们还要提及。

## 二

李汉武在《魏源传》中说，林则徐1841年8月过京口，“魏源闻讯从扬州赶来迎接。接受林则徐推荐，魏源入裕谦军幕，赴定海，林、魏二人此次见面遂成永诀。到定海后，魏源提出暂弃定海，专守镇海和改造防御工事的正确主张，都得不到采纳，大失所望，当即辞归扬州”。<sup>④</sup>又认为魏源是经过林则徐推荐才成为裕谦的幕宾的。由此推断“魏源到达定海前线的时间是1841年7月底以后和10月1日定海第二次失陷之前”。<sup>⑤</sup>还根据《道光洋艘征抚记》中的一段话推论说，魏源到达定海后，提出了两条防守决策：第一条是暂时弃守定海，重兵防守镇海海岸；第二条是改修定海工事，要筑内城，勿包外埠。由于其建议没有被采纳，“魏源离开军营”，返回扬州。<sup>⑥</sup>这是1841年8月魏源接受林则

徐推荐，前往定海军营说。这种说法的主要根据有三条，经过仔细考究，我们认为没有一条可以成立。

第一，李汉武认为魏源在浙江前线参与了关于定海防御工事的讨论，由于其建议未被采纳而大失所望，当即辞归扬州。查阅魏源的《道光洋艘征抚记》，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初，裕谦自正月赴浙江代伊里布为钦差大臣，时洋船已去定海，总兵王锡朋、郑国鸿、葛云飞以兵五千驻定海。……定海孤悬海中，本不必守之地，徒分兵力。提督余步云庸而猾，素为裕谦所鄙，一时无人可代，姑令筑招宝山，不令渡海调度。三镇又皆武夫，无远略，裕谦所任随营知府黄冕、署定海知县舒恭寿，皆吏才而非边才。及是筑定海外城，葛云飞欲包濒海市埠于城内，左右抵山，其三面则以山为城。裕谦未渡海亲勘，但据图指挥，从之。有诤者曰：‘守舟山已为下策，况所筑者又必不可守之城乎？天下无一面之城，此乃海塘耳，非外城也。贼左右翻山入，即在城内矣。备多则力分，山峻则师劳，请但环内城为新郭，勿包外埠，勿倚外山，度城足卫兵，兵足守城，庶犹得下策。’既而挠于群咻，议遂不行。至若捐舟山，专守海岸之策，更无暇筹及也。”<sup>⑦</sup>由上面这段话可以看出，在如何修建定海的防御工事问题上，的确有过不同意见，文中的“诤者”应当是魏源本人。魏源很可能是由于其建议未被采纳而离开了军营。但是，我们认为，这一事件并非发生在当年魏源与林则徐会晤之后的秋天，实际上发生在1841年3月4日至8日（道光二十一年二

月十二日至十六日)之间。

按照常识,关于加强定海海防工事的讨论应该发生在准备修筑时期。我们知道,定海工事兴建于1841年的春天(道光二十一年二月),竣工于5月10日(闰三月二十日)。根据琦善与义律达成的《广州和议》,浙江前线的清军于1841年2月24日(即二月初四)遣送了英军战俘,英军于当天从定海撤走。<sup>⑧</sup>定海三总兵王锡朋、郑国鸿和葛云飞就是在这时率领士兵三千人进驻定海的。2月27日,裕谦驰抵镇海,接受了钦差大臣关防。五天之后,裕谦奏报在定海修筑土城是出自刘韵珂的建议,并且说明这一方案与他的想法完全一致,因此表示赞同。他说:“昨接抚臣刘韵珂来函,囑于定海城外道头一带,先行挑挖壕沟,建筑土城,适于奴才意见相同,又与奴才前在署两江总督任内修筑宝山县海塘、崇明县土城不谋而合。业已飞飭印委各员酌量地势,即日兴办,既资保障又可使乏食难民借觅口食,以工代赈,洵属一举两得。”<sup>⑨</sup>

3月8日,浙江巡抚刘韵珂驰抵镇海,当即与裕谦一道视察了该县招宝山一带海口。他们就定海善后事宜和防御工事反复交换了意见。刘韵珂在奏报中说:“臣一面与裕谦将定海善后一切事宜,连日面为妥商,由裕谦专委员弁次第举办。并令臬司周开麒前往定海督率,以期迅速。”<sup>⑩</sup>

4月7日(三月十五日),裕谦第一次详细奏报了定海防御工事兴办情况。“奴才现经督同周开麒、总兵王锡朋、郑国鸿、葛云飞及江浙文武各员,虚中采访,相度

形势,拟于东岳山颠筑做炮城一座,周围一百三十一丈,南面接筑月城一座,计二十一丈。又自青垒山至竹山脚横筑土城一道,共长一千四百余丈。又晓峰岭、天祥山、锁山各置瞭台兵房,择要安设炮位。……所有炮城、土城各工,先经奴才分别督飭,次第兴办。月余以来,最要之道头土城二百三十余丈,仿照河工抢险之法,日逐委员跑牌买土,虽值春雨兼旬,而大小委员皆立于风雨之中,昼夜督筑。……截止十五日,查验土方已有八九分工程。其次要之道头以西四百余丈,又次之东岳山以东八百余丈,亦有六七分工程。”<sup>⑪</sup>5月15日(闰三月二十五日),裕谦第二次奏报定海工程说:“奴才于二十日渡海,亲诣该县周历查勘,新建土城一座,自青垒山起,环绕东岳山、道头至竹山,延袤八里,共长一千四百三十六丈四尺。……又东岳山巅震远炮城一座,周围一百三十一丈。又山半月城炮台一座,计二十一丈。各就山势,用石坚筑。奴才往来履勘,土石各工,均于原定丈尺相符,实已一律巩固。”<sup>⑫</sup>由裕谦的这两件奏折可以看出,定海的“土城”工程长为1436丈,起于青垒山,止于竹山。这就是魏源在《道光洋艘征抚记》里所说的“外城”工程。既然这一工程到“十五日”已动工“月余”,进一步证明关于定海工事方案的决策于农历二月十六日已经形成。所以,我们把定海关于海防工事的讨论时间确定在3月4日到3月8日(二月十二日到十六日)之间,是比较合适的。正是由于魏源的意见不受重视,他才离开了定海军营。关于定海防御

工事的讨论，我们认为只能发生在1841年的春天，而不可能发生在林、魏京口见面之后的秋天。

第二，李汉武将魏源离开定海军营的时间确定在1841年秋天，所列举的另一证据是魏源的《自定海归扬州舟中》四首诗。他说：“诗中明言‘到此便筹归，应知与愿违’，说明在定海时间不久，且与初衷期望大相违背。‘忧患到鸥鹖’之句，与《江口晤林少穆制府》中‘乘槎天上事，商略到鸥凫’其意相同；‘青眼无悬榻，苍穹遣著书’与《江口晤林少穆制府》中‘与君宵对榻，三度雨翻频’以及自注‘时林公嘱撰《海国图志》’的情况有明显联系。从林魏见面‘遣著书’这点来看，《自定海归扬州舟中》诗应作于《江口晤林少穆制府》诗之后。”<sup>③</sup>

我们细细品味《自定海归扬州舟中》与《江口晤林少穆制府》这两组诗，感觉思想确有相通之处，但不能因此断定《自定海归扬州舟中》诗作于《江口晤林少穆制府》诗之后。恰恰相反，我们认为，《自定海归扬州舟中》诗作于《江口晤林少穆制府》诗之前。因为大家公认《江口晤林少穆制府》诗写于1841年8月，而《自定海归扬州舟中》记录的是魏源于春天乘舟返回扬州的情景。“春在浮烟外，帆穿绿树还。草光争赴水，浪影欲浮山。”“尊酒有时有，春风无日无。”由此我们可以断言，魏源自定海返回扬州的时间是春天。既然魏源自定海返回扬州发生在春天，那么，这一事件应当发生在哪一年春天呢？答案只能是1841年，而不可能是1842年。因

为，从1841年10月英军再次攻占定海，直到1842年8月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定海一直处于英军控制之下，魏源等人不可能在英军再次占领定海的1842年春天讨论如何构筑该地的海防工事。

另外，在《古微堂诗集》卷八的五言律诗中，《自定海归扬州舟中》排在《江口晤林少穆制府》之前。个人诗集一般是按照写作时间和类别先后排列顺序的。既然魏源将《自定海归扬州舟中》排列在前，而将《江口晤林少穆制府》排列在后，从时间上讲，魏源应当是确认从定海返回扬州以后，在京口会晤了林则徐。所以，《自定海归扬州舟中》所说的“到此便筹归”，应当发生在魏源与林则徐会面之前。

事实上魏源与林则徐在京口会晤之后，一直到9月中旬（八月上旬）魏源并没有离开过扬州。因为在当年阴历八月上旬龚自珍自丹阳来访，魏源在扬州絮园接待了龚自珍，两位老朋友在一起切磋学问数日。龚自珍为魏源《絮园文钞后集》写了跋语，并在一把素扇上为魏源的侄女魏彦题了一首诗<sup>④</sup>。而这一天，正好是英军再次对定海发动攻击的日子。从魏、龚在扬州最后一次会晤，到龚自珍暴卒身亡的9月26日，也就是英军向定海发动第二次攻击的日子，前后不过十余天。在此短短十余天时间内，魏源接受聘请前往镇海，并渡过定海，对于定海已经修成的防御工事提出反对意见，不能说可能性一点也不存在，但可能性很小。

第三，李汉武之所以认定魏源前往定海军营发生于林、魏京口会晤之后，在于

他首先假定魏源前往定海是经过林则徐的推荐。在他看来，由于1841年春天并不存在林则徐推荐魏源的条件，所以断定：“魏源不可能在1841年春或1841年3月受林则徐推荐入裕谦幕。”他是这样推论的：“第一，裕谦正式接任两江总督负责定海防务的时间是1841年5月25日，<sup>⑩</sup>在2月27日之前定海防务问题由伊里布主持。第一次占领定海的英军退走以后，伊里布即派总兵郑国鸿、王锡朋、葛云飞带兵三千名，横渡定海，5月24日登岸，<sup>⑪</sup>25日道光即下令将伊里布交部严议，改派裕谦为钦差大臣。伊里布与琦善、穆彰阿是同声一气的投降派，魏源与伊里布也没有交谊，故在3月之前，魏源不可能参与定海军务。第二，魏源本人与裕谦交情并不深。在裕谦任两江总督以后，能够推荐魏源入幕的只有黄冕。但当时黄冕自己也只是江苏的一个候补知府，在本年1月9日由伊里布带到浙江。伊里布被革职后转入裕谦幕，并没有实际发言权。况且黄冕在镇海，魏源在扬州，二人并未谋面，无由推荐。第三，5月3日林则徐离开广州之前，根本不可能推荐魏源入裕谦幕。5月25日裕谦接受两江总督任命，林则徐还在遣放浙江的途中，他并不知道对裕谦和对自己的任命。林则徐在广州时内外交困，自顾无暇，根本不可能与数千里之外的魏源保持联系。到浙江后，林则徐与裕谦只见了一面，就被迫离开镇海。此时即使把魏源推荐给裕谦，而魏源成行，也要在林、魏见面之后。第四，裕谦任两江总督时，他并不知道林则徐来浙之事。6月15日，裕谦在苏州船

上收到道光帝的密令，要他安排林则徐到浙后的职务，他才知道此事。林则徐于6月10日到达宁波。7月15日裕谦从江苏赶到镇海，与林则徐畅叙情怀。准备倚林为谋主，搞好浙东防务。但在这天下午，就收到道光帝将林则徐遣放伊犁的命令。此时裕谦才有痛失谋主，而另需谋主的问题。”<sup>⑫</sup>上面这些推论都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假设之上，即裕谦延聘魏源为幕僚是接受了林则徐的推荐。在李汉武看来，在林、魏京口会晤之前不存在林则徐向裕谦推荐魏源的可能性，所以魏源成为裕谦的幕僚势必发生在京口会晤之后。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没有看到任何关于林则徐向裕谦推荐魏源的资料，不仅没有林则徐的推荐记录，也没有魏源接受推荐的信件，更没有裕谦延聘林则徐的片言只字。所谓，林则徐推荐魏源进入裕谦幕府只是史学家的一种推测，并无任何历史资料依据，因此这个假设不能成立。既然这个假设缺乏资料支持，其他的推论便没有意义。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在1841年8月林、魏京口会晤之后，既没有一条资料可以证明魏源曾经前往定海或离开定海，也没有一条资料可以直接证明在这一时期林则徐向裕谦推荐了魏源，或者是魏源，或者是裕谦接受了林则徐的推荐。由于1841年8月以后魏源没有前往定海的任何记载，因此，我们认为李汉武的“魏源到达定海前线的时间是公历1841年7月底以后和10月1日定海第二次失陷之前”<sup>⑬</sup>的这一观点难以成立。

## 三

杨国桢在其《林则徐传》中说：“于是年（1840）九月到宁波军营，参与审讯安突德，并著文《英吉利小记》，揭露英国发动侵略战争的蓄谋和罪行。”又说，“1841年三月，魏源在林则徐的推荐下，愤然弃笔从戎，投入裕谦幕府，到浙江参谋战事，并随黄冕等人东渡定海，处理收复后的善后事务。不久他看到朝廷和战不定，‘知与愿违’忧愤辞归扬州。”<sup>⑩</sup>这是说魏源曾经两次到达浙江前线：一次是1840年9月主动前往宁波，参与审讯安突德；另一次是1841年3月接受林则徐推荐，前往定海军营，成为裕谦的幕僚。由于他对清政府和战不定政策不满而愤然离开了定海。魏源何时离开宁波？何时离开定海？杨先生都没有指明其具体时间。

雷颐在其《创榛辟莽前驱先路》一文中说：“1840年，英军进攻浙江定海，正在家奉养老母的魏源听说一个英国军官在浙江海面被俘，便急匆匆赶到宁波前线军营审讯。他根据被俘口供，采以他闻，作成《英吉利小记》。1841年，当英军再次挑起战火，魏源便投到监督浙江防务的钦差大臣裕谦的幕府工作，积极参加筹划防御。不久，林则徐被贬，流放新疆伊犁。魏源闻讯，在江苏镇江迎送林则徐。两人相见，百感交集，一吐衷肠。”<sup>⑪</sup>这也是说魏源曾经两次前往浙江前线：一次是1840年秋天主动奔赴宁波军营；另一次是1841年春天接受裕谦邀请，前往定海军营。雷颐也没有说明魏源两次离开浙江前线的具

体时间。

李少军认为，1840年9月，魏源到达浙江宁波。当时定海军民将其俘获的安突德（P. Antruther）等人押解到宁波。魏源利用这个机会，通过直接讯问安突德，开始了解认识英国的过程。“当时讯问安突德的内容，魏源整理为《英吉利小记》。”<sup>⑫</sup>又说，“他再次前往浙江地区，正值英军为加强在粤兵力，以浙江当局交还英俘为条件撤出定海之后。但他并不认为从此浙江就可无事，而是将重整海防作为当务之急，并为此进行了苦心研究。……主张诱其深入内河而后大创之。……同样坚决主战的钦差大臣裕谦当然无法接受魏源的主张。……魏源认为自己处于‘骄兵气指挥’的气氛当中，显得孤立，在浙江无法停留下去，因而‘数月辞归’。”<sup>⑬</sup>这也是说魏源曾经两次到达浙江前线。作者也没有具体说明其第一次和第二次离开军营的具体时间，只是引用了魏源之子魏耆的“数月辞归”的说法。

安宇同样认为，1840年秋天，魏源第一次前往宁波参与审讯安突德等事宜是接受了“友人”的邀请。而第二次前往浙江前线，是在裕谦受命为钦差大臣之后。裕谦一边奏请林则徐帮办军务，一边驰抵镇海，筹办浙江防守事务。“并慕魏源之名派人请魏源入幕，计议天下大事。魏源亦知裕谦之贤，又眼见国家危难，遂抱着报效之心欣然来到裕谦军中。”<sup>⑭</sup>然至镇海数月，眼见朝堂无定议，兵将少战心，心中索然，闷闷不乐，遂离开军营。安宇在此同样认定魏源曾经两次到达浙江前线，但也没有

说明返回扬州的具体时间。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关于魏源与裕谦相互慕名的说法完全是一种推测，缺乏资料依据。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多数人认为魏源曾经两次前往浙江军营：第一次是在1840年的秋天，第二次是在1841年的春天。至于魏源两次返回扬州的时间都说得比较模糊和笼统，要么不说，要么说在镇海数月而返。魏源到达浙江前线军营究竟是一次还是两次？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考辨。

我们仔细研究各家的观点，可以发现他们说魏源第一次到达宁波的时间是1840年秋天，依据的主要资料是魏源本人的记载。在《英吉利小记》的结尾魏源如是说：“二十年，钦差大臣伊里布视师宁波时，源为友人邀至军中，亲询夷俘安突德，爰录梗概，而旁采他闻，以附其后。”<sup>②</sup>这是当事人的记录，尽管时间记载没有具体到月日，但不容置疑。我们只要弄清了安突德等英国俘虏何时接受审讯的时间，就可以确定魏源在宁波军营的大致时间。

根据中英文史料记载，1840年9月15日，一艘装备两门火炮载重约300吨的英军船只——“风鸢号”在浙江沿海地区进行军事侦察活动，于余姚县滨海地方触礁搁浅，船上人员弃船逃生，船长拿布(Noble)及其幼婴当时溺水死亡，其他人员先后被我国沿海军民救起，从而成为清军俘虏。这些人员包括海军少校德吉利士(Lieutenant Douglas)、拿布夫人(Mrs. Noble)、士兵、船员和仆役等25名。16日，侵占定海的一名叫做安突德(P. An-

struther)的英军陆军上尉带着一名仆役在定海城西活动，被当地百姓捕获。17日，这26名俘虏一同被押解到宁波。在这些英国俘虏中有3名成为中国官员重点审讯的对象：安突德之所以被中国官员反复审讯是由于其擅长绘画，便于思想交流沟通；德吉利士由于其官阶最高；拿布夫人则是由于其被疑为英国女王的妹妹，其身份需要得到确认<sup>③</sup>。这些俘虏接受中国官员审讯的时间应当是在9月17日以后。审讯英国俘虏的次数可能很多，也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但最晚不会超过1841年2月24日。因为，根据义律和琦善在广州达成的协议，英国以退出舟山为条件，换取这批俘虏。这些俘虏于1841年2月24日被释放。

按照《英吉利小记》中的说法，魏源在道光二十年接受“友人”邀请，到达宁波军营，并且参与了对安突德的审讯，我们由此可以推断，魏源到达宁波军营的时间大致在1840年的秋冬季节。有去就有回，魏源此次在浙江前线生活了多长时间，何时离开？理应引起研究者的关注，但是在所有著作中几乎没有人提及，令人感到奇怪。

关于1841年春天魏源再次前往浙江前线的说法，主要依据魏源在《道光洋艘征抚记》中的一段话。“初，裕谦自正月赴浙江代伊里布为钦差大臣，时洋船已去定海，总兵王锡朋、郑国鸿、葛云飞以兵五千驻定海。……定海孤悬海中，本不必守之地，徒分兵力。……三镇又皆武夫，无远略，裕谦所任随营知府黄冕、署定海知县舒恭

寿皆吏才而非边才。及是筑定海外城，葛云飞欲包濒海市埠于城内，左右抵山，其三面则以山为城。裕谦未渡海亲勘，但据图指挥，从之。有诤者曰：‘守舟山已为下策，况所筑者又必不可守之城乎？天下无一面之城，此乃海塘耳，非外城也。贼左右翻山入，即在城内矣。备多则力分，山峻则师劳，请但环内城为新郭，勿包外埠，勿倚外山，度城足卫兵，兵足守城，庶犹得下策。’既而挠于群咻，议遂不行。”<sup>⑧</sup>但是，这段话只是记载了1841年2月24日英军自定海撤退之后，浙江前线主要官员关于定海海防工事的争论情况，只是强调了“诤者”（即魏源）对于定海设防的主要看法。在这里，除了可以看到魏源在军营参与了定海防御问题的讨论之外，我们看不出任何信息可以显示魏源是“再次”来到浙江前线。

关于魏源自浙江前线返回扬州问题，现在我们看到的唯一原始记载是魏源的《自定海回扬州舟中》四首诗。其中一首诗这样写道：“到此便筹归，应知与愿违。狼烟横岛峤，鬼火接旌旗。猾虏云翻覆，骄兵气指挥。战和谁定算，回首钓鱼矶。”这首诗的背景应当是1840年冬天到1841年春天浙江前线形势。从1840年7月占领定海之后，英军一直盘踞在这里。伊里布受命为钦差大臣后，道光皇帝一再发布谕令，要求尽快收复定海。钦差大臣伊里布对于定海敌军不仅没有采取积极的进攻措施，反而与英军统帅多次进行了外交斡旋，主张通过谈判收复定海。1841年2月24日，清军收复定海。在如何设防问题上，清军

内部有些不同意见。有人主张于东岳山颠修筑炮城一座，于山腰修筑月城一座，于青垒山至竹山脚筑土城一道；有的主张重点修筑定海县城；有的主张放弃定海的军事防御，诱敌深入，在内河与英军决战。这些意见各有道理，每一种防御方案各有利弊。是时，裕谦已经受命为钦差大臣，他选择了第一种方案。从《道光洋艘征抚记》中“诤者”的主张可以看出，魏源倾向于第二种和第三种意见。从魏源的这首诗中也可以看出，他在浙江前线的生活不太愉快，由于他的建议得不到采纳，感到事与愿违，随时准备离开。“狼烟横岛峤，鬼火接旌旗。”写的是英军第一次占领定海的情景。“战和谁定算，回首钓鱼矶。”写的是清政府对英军处于和战犹豫不定状态。另一首诗这样写道：“春在浮烟外，帆穿绿树还。草光争赴水，浪影欲浮山。近海烽方傲，严城夜未关。旅人非许国，忧患到鸥鹈。”<sup>⑨</sup>非常明显，这首诗的前两联描述了魏源乘坐船只在春光里穿行于绿色原野的情况，后两联抒发了诗人对于定海在收复之后可能再度遭到英军侵略的忧虑。总之，这两首诗提供了两个重要信息：一是诗人抒发了他对浙江前线1840年冬天到1841年春天的军事形势的看法和忧虑；二是诗人描述了他在1841年春天乘坐内河船只返回扬州的情景。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1841年的春天，魏源不是受聘前往浙江前线，而是由于军营幕僚生活不够顺遂，辞别了定海，返回了扬州。

从上面的各种原始资料来看，就我们的仔细考察结果来看，从1840年到1841

年之间，魏源前往浙江前线只有一次，先到宁波，后到镇海和定海，原因是接受“友人”邀请，时间是1840年的秋冬季节。魏源自浙江前线返回扬州絮园也只有一次，原因是其海防建议没有被采纳，时间是1841年的春季。由此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即在1840年秋冬季节到1841年春天之间，魏源在浙江前线和扬州之间实际只往返一次。事实只能是这样，魏源于1840年秋季接受“友人”邀请，前往宁波钦差大臣军营，参与审讯英国俘虏安突德等人，而后随同军营转移到了镇海。于1841年2月下旬，魏源随同黄冕等人从镇海渡海到了定海县城。由于在如何加强定海防御方面魏源的建议未受重视，他才离开了定海，返回扬州。在返回扬州的途中他写下了《自定海回扬州舟中》四首诗。以上这些事实，与魏源之子魏耆所说“数月辞归”是基本一致的。

下面的问题是魏源受到何人邀请前往宁波。按照魏源自己的说法，1840年他前往钦差大臣宁波军营是接受了“友人”的邀请，那么这位“友人”是何许人也？1840年8月6日（道光二十年七月初九），道光皇帝谕令伊里布为钦差大臣前往浙江查办海防事宜。8月12日（七月十五），伊里布于江苏省宝山县接到谕令，立即选调钦差大臣行营得力人员，令京口协副将林明瑞、平望营都司曾得胜、署镇江知府黄冕等文武员弁随身前往<sup>⑧</sup>。9月21日（八月二十六），伊里布等行抵宁波，又调遣寿春镇总兵王锡朋带兵前往。在以上钦差大臣行营的重要成员中，只有黄冕是魏

源的好朋友。

黄冕，字服周，号南坡，湖南长沙人。二十岁，官两淮盐大使。1825年（道光五年），洪泽湖决口，运河梗塞，迫不得已清政府下令实行海运漕米，主持海运的长官是江苏巡抚陶澍和布政使贺长龄。他们素知“冕有才略”，令其前往上海征集沙船。黄冕办理此项事宜尽心尽力，“尽得其要领”，深受陶澍、贺长龄赏识。是时，魏源在贺长龄幕府之中，对于漕米实行海运也极力支持，黄、魏二人自然成为好朋友。海运工程完成之后，黄冕调补江都知县，历元和、上海，署太仓州，擢苏州府总捕同知，晋候补知府，先后署常州、镇江。在陶澍任两江总督时，在林则徐任江苏巡抚时，由于黄冕办事甚为得力，有大兴作，“皆依以办”。<sup>⑨</sup>1827年，贺长龄升任山东巡抚，魏源没有随往，转入陶澍幕府。魏源作为陶澍的幕宾，一直到1839年7月幕主去世为止。由于陶澍、林则徐的关系，加之魏源与黄冕同为湖南人，两人始终保持着密切的友谊关系<sup>⑩</sup>。

1839年6月，陶澍去世，陈夔继任。按照当时的幕府制度，行政长官更替，幕宾可就可辞。陈夔系湖北江夏人，陶澍表弟，魏源与陈夔熟识，自然转为陈夔的幕宾。然而当年十月，陈夔病卒，伊里布继任两江总督。尽管魏源与伊里布不太熟悉，但仍转入伊里布幕府。所以在1839年到1841年春天，魏源实际是伊里布的幕宾<sup>⑪</sup>。正因为魏源是伊里布的幕宾，他才有资格参与审讯安突德。有的作者不考虑实际情况，竟然说魏源听说宁波有英国俘虏，便



立即前往审讯，这样的考虑实在是太简单了。

9月14日（八月十九），英国船在余姚县近海附近搁浅，二十余人成为俘虏。伊里布得到报告，立即下令将其全部押解到宁波行营。9月28日（九月初三），伊里布奏报了初步审讯结果，在清单中一一注明25名俘虏的姓名、籍贯、年龄和身份。黄冕主持或参与了对英俘的审讯工作，魏源大约在九十月接受了黄冕的邀请到达宁波。1841年2月27日（道光二十一年二月初七），伊里布在镇海向裕谦移交了钦差大臣关防，起程返回两江总督署，伊里布的行营变为裕谦的行营，伊里布的随行人员留给了裕谦。同一天，英军自定海撤退，郑国鸿、王锡朋、葛云飞即带领兵丁进驻，浙江巡抚刘韵珂立即委任石浦同知舒恭受署理定海印务。3月4日（二月十二），刘韵珂由省会起程驰赴镇海，与裕谦共商浙江海防大计。如前所说，定海的善后事宜是由钦差大臣裕谦和浙江巡抚刘韵珂共同商定的。在当时政治制度下，一旦军事行政长官作出决策，下级官员是不便公开发表反对意见的。浙江按察使周开麒也好，候补知府黄冕也好，无论是赞成还是支持，他们都只能表示服从。<sup>⑤</sup>从魏源撰写的著作来看，他似乎不太了解镇海方面的决策内幕，只是认为在定海修建土城是葛云飞的主张，与其难免发生争执。魏源的主张不受重视，闷闷不乐，只好离开定海，返回扬州。从以上情况来看，从2月24日（二月初四）英军从定海撤退，到2月27日（二月初七）伊里布匆匆离开镇

海，裕谦接受钦差大臣关防；再到3月8日（二月十六）刘韵珂来访，裕谦与刘韵珂连日商议定海善后事宜，并形成决策开始实施，前后不过十余天时间，魏源与裕谦之间是否形成幕宾关系，难以断定。安宇所谓裕谦与魏源相互慕名的说法，没有任何资料根据。<sup>⑥</sup>魏源离开定海的时间大致可以确定在3月中下旬（二月下旬）。是时，江南地区已经春意盎然。

以上这些考证结论，最近得到了新的证实。湖南省文史研究馆于2008年10月6日通过夏剑钦的介绍，公布了魏源致贺熙龄两通书札。其中一通比较详细地叙述了魏源前往浙江前线以及离开定海军营的原因，由于内容比较重要，加之文字无多，现将全文照录如下：

柘农先生侍御阁下：都门握别，不觉二载。去冬正与黄南坡太守商议《江浙边务》一稿拟寄都中，以备刍献。旋闻台驾已赋遂初，怅然久之。源去年从伊节相至浙江，今春又应裕制军招往海上，襄筹军务。二月，因老亲抱恙，辞归。三月，晤裕制军于吴淞，出定海修城图，与源所拟初稿全不相符。从古但有四面之城，未闻有一面之城，乃竟以土塘为土城可怪也。知贼至，城必不守。曾向南坡太守力言之，而成事不可更张，足（是）以七月力辞再招同往之约。有两书复南坡，极言定海城工可为寒心。请乘夷船在厦门攻犯之时，赶筑夹城，接连声势。及弟书至旬日，而定海败报至矣。实由人事，岂尽天运！两载以来，惟知言战言和而不言守。窃谓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惟守而后可以战，